

动物凶猛

惊
险
魔
幻
系
列

我的老师是臭虫



[美] M·T·考弗因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的老师是臭虫

[美]M·T·考弗因著

韩静波 译

朱忠良 校订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老师是臭虫 / (美) 考弗因 (Coffin, M. T.) 著;
韩静波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4
（“动物凶猛”惊险魔幻系列）
ISBN 7-5324-4450-3

I. 我 … II. ①考 … ②韩 … III. 儿童文学 - 科学
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235 号

我的老师是臭虫

[美]M·T·考弗因 著

韩静波 译

朱忠良 校订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6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 14/18 插页 2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65,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印数 1 - 11,000

ISBN7-5324-4450-3/I·1817(儿) 定价:7.00 元

MY TEACHER'S A BUG by M. T. Coffin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c)2001

by Juvenile and Childre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均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nglishbook.org

序

在这故事开始之前，《世界之星》周刊上刊出了一条新闻。这是一张验账用的超市小报，几乎没人读过，但你得读一下。

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看见了怪兽！

最近，三名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被迫暂停了飞行勤务。他们在美国西南部上空飞行时，在三万七千英尺高度看见飞机前面有个怪兽，这怪兽的身上夹杂着黄色和黑色，还长着翅膀，模样怪极了。

这是架横跨地球飞行的飞机，座舱的录音证实了飞行员当时充满恐惧的描述。当时他们正飞行在地球上空六英里的地方，那怪兽披鳞戴甲，手持大刀，还拿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什么活的东西。怪兽像是被飞机激怒了，挥舞着大刀直冲下来，然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三名飞



行员立即暂停了航行，把飞机降到地面，并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形。机长说此事发生后，他和他的飞行员们的全部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长时间睡不安稳，又无法使别人相信他们的所见所闻：“怪兽、魔鬼、恶棍，还是黑暗之神？告诉我，我们能看见黑暗之神吗？”

谁能回答？

确实，谁能回答呢？

我能，确实能，但不是现在……



臭虫第一次咬人前的一些重要事情

六节历史课，六节历史课，那个讨厌单调的想法不断地在你的脑子里转，使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糊涂了，搞错了。或许那想法是被认为有六节历史课或历史课要上六节，或者是有六节数学课后你还要继续去上历史课，那真是件令人发疯的事。

所以你很容易把这事给忘了。自从你失去了原有的生活轨迹，你的脑子便空白一片，不仅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还把自己生活中的其他什么事都忘了。

是的，几乎所有的事。但你仍记得自己十三岁时喜欢尝什么样的冰淇淋，脚趾踩在沙滩上是什么感觉及对橄榄油过敏；那



感觉就像骑自行车摔倒了，碰破了膝盖，洗澡时被水冲到了伤口时的那种痛。你还记得为了什么事惹得母亲发火，但却无法记住为了什么，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而憎恨别人。但有件很重要的事，你没忘，绝对不会忘，那就是相信飞碟……

黑衣人不仅相信飞碟，而且相信许多事，包括尼斯湖水怪、巨足怪、消失的大洋洲岛、老师答应周五不布置回家作业的许诺等等。

作为黑衣人，他偶尔也可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孩子们就没有那种奢望了，尤其是对一个年仅十三岁，患健忘症的女孩来说。星期五下午，当女孩坐在得克萨斯州泰德镇的“皇后牛奶屋”外的野餐桌前时，黑衣人此时还杳无踪迹。女孩一点东西也不吃，静静地坐着，眼睛盯着一只蚂蚁看。那蚂蚁正艰难地拖着一小点东西，试图越过一块长长的、有裂缝的“红色塑料”（实际上这是一小块热狗面包）。

得克萨斯州的警车慢慢驶进停车场，停车时小石子在车轮下发出噼啪的声音。警察把帽子留在车座上，走出警车，散漫地溜达着。他叫托尼，他对女孩笑笑。“皇后牛奶屋”的门外没人，因为此时才早上八点半，而“皇后牛奶屋”要到十点才开门。“嗨，你好吗？”托尼警察问道。

女孩耸了耸肩。几天没洗了，她的头发乱得盖过了眼睛，她把头发往后捋了捋。这动作让托尼警察有点吃惊，但他没说什么，一点也没有。

“你在等什么人吗？”

“是的。”她说。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女孩摇摇头。

托尼警察在那站了好长一会，打量着这条几乎代表整个泰德镇的唯一的一条马路。“你就住在这镇上？”实际上他知道她并不住在这里。

女孩摇摇头。

“你从克拉克来？”

克拉克是离这儿最近的城市，约有35



英里路，同样也很小，托尼就住在那儿。

女孩似乎有点犹豫：“我想不是。”

托尼警察皱皱眉：“那你在等谁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她又摇摇头，好像是第一次被从什么地方带出来而又失去了方向；就像一只小动物突然被一束光罩住那样。

托尼用极温和的声音问：“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思考着这个问题，想了好久。托尼估计她不会说真话，而是告诉他一个假名字，许多孩子都这么做，尤其是家里有问题的孩子。但她却说：“我忘了。”

“你忘了？”

她点点头，眼睛突然变得格外明亮起来：“是啊，我忘记名字了，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是的，这确实不可思议。你有什么能表明身份的东西吗？比如任何有你的照片或写有你名字的东西。”托尼道。

她又摇摇头：“不，我检查过，当我发现

自己没有名字时，我找过是不是有钱包、手提包之类的东西，但没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我竟然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是这样的。”

“我是说我得有个名字，这样和人交往就不困难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该这么做。”

“不过挺难的。你是从哪儿来的呢？”

“你说什么呢？”

托尼警察提醒道：“你从哪儿来？对此你能记起更多的吗？”

“想不起来了，这确实很可笑，除了走路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从那条路走来，就好像从沉睡中慢慢地醒来，慢慢地，就像只打盹的小猫，你知道吗？现在我醒了，走着路，然后就到了镇上。我觉得有点累，所以想坐着休息一下。”

“是的。”

“我说的都是前一会儿的事，那时天还黑着呢。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一会儿了。”

“一直坐着？”



“是的。”

“我说你正在等什么人？”

“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只是记不得是谁了。”

“也许你得跟我来。”

女孩好像在考虑：“你会把我带到监狱里去吗？”

“噢，不会，不会到监狱里去。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看看是不是能弄清楚你是谁。”

女孩活跃起来：“那太好了。”

“走吧。”

她从凳子上站起来，跟着托尼警察走到汽车旁。“听着，”她说着，像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这真像是飞船样的东西。”

“是什么？”

“飞船，一种喷气式的飞行体。真是这么个东西。”

托尼警察很好奇：“飞船是干什么用的？”

女孩的脸上洋溢着光芒：“不知道，这挺奇怪，是吗？我甚至连飞船是什么也不知

道，但我知道它们是存在的。”

“我肯定它们是存在的。”

许多人认为黑衣人有点傻，他整天穿着相同的黑色制服。但显然他为之工作的一些政府部门容忍他这么做。因为他涉及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且还得不断涉及。事实上就在黑衣人处理完隐藏在“三只头”奶牛出生背后的故事时，爆炸声划破了得克萨斯州宁静的夜空。

黑衣人在其中一辆泡沫救火车上找到了事故现场负责人，也就是救火负责人。他叫格林，看上去有点沮丧。“九个小时了，我们围着大火忙了快九个小时了，什么也没发现。”他怯怯地咕哝道。

“出事的好像是架大型喷气式飞机，但……我们还没找到任何尸体。”救火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样子就像赌徒害怕说到输赢一样。

“是喷气式运输机。”黑衣人解释道，“万幸，多数都是些短途行李。”

“感谢上帝。”



“我想是蜜蜂。”

“蜜蜂？”

“新型蜜蜂，能产特殊蜂蜜的蜜蜂，而且产量很高……唔……个儿也大。”黑衣人说道。

“很大的蜜蜂？”

“比一般的要大得多。”

救火负责人点点头：“等用水扑灭火，我们就能好好证实一下了。”

“叫你手下的人小心点。”

“我们总是很小心的。”

黑衣人点点头，然后走过警戒线，那里正有两个副警长在看燃烧的火焰。“你们俩在干什么？”

“你是谁？”

黑衣人扬了扬手中的一张证件，解释道：“我们有些货物在飞机上，是农业部的东西。太倒霉了。”

“你来得真快。”

“真快？我还庆幸自己不在飞机上呢，差一点就这样了。”

“是吗？”警察来了兴趣。为了更吸引警

察们，黑衣人接着讲了他差点丢命的一些有趣的事。警察们听得兴致正浓，根本没注意黑衣人一边讲故事，一边却专心地观察着那些残骸。

他在寻找幸存者。能找到最好，万一不能，至少希望它们被烧成灰烬后能让风吹得到处飘散，但实际上两种情况都没出现。

“是哪种货物，你说得出吗？”一个警察问。

黑衣人又开口了。他说的有些是事实，但多数是在撒谎。他解释了蜜蜂的情况，它们是怎样的，当然它们比大多数的蜜蜂都要大。

“天哪！超级蜜蜂，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警察激动地问。

“我实在不能告诉你，这属于机密，你知道吗？”

警察大笑起来：“你能告诉我们的，但随后你就得把我们杀了！”

这次轮到黑衣人大笑了，脸上露着和善自然的笑容：“我从不杀人。”



南得克萨斯州

我叫雷·沙利文。

我家搬到南得克萨斯州，是因为我爸爸——托马斯·蒙哥马利·沙利文先生——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泰德基地从事有点机密的设计工作。这个神秘的联合军事设施占据了小镇的大部分地方。作为一名防御工程师，爸爸以前也调动过。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不是围绕着空军基地，就是海军基地，但这里却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到处有海军、空军、陆军官兵们穿梭来往。但镇的本身却几乎是空的。爸爸是不能对我们谈这些事的，在我们搬家前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这项工作工资很高，超过